

# 不要生春天的气

## ——与刘心武先生聊天

孙群豪

6月3日，刘心武先生是以获奖者的身份到慈溪参加第四届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双年奖颁奖活动的，前三届莫言、贾平凹、刘震云、苏童、严歌苓、迟子建、韩少功、格非、方方等都到慈溪领过这个奖。慈溪是个颁奖地，就像诺贝尔奖的颁奖地点设瑞典一样，诺奖范围是全世界的；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双年奖是属于全国性的，颁奖地就设在慈溪。慈溪市政府与《人民文学》全力合作，意在推动和支持文艺事业，同时也是提升慈溪在外的知名度。

我去宁波机场接刘心武先生，缘于很多年前结下的缘分，15年前我也是在宁波机场，迎接刘心武先生的到来。这次刘心武在慈溪的几天时间里，除了参加主题活动——第四届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双年奖颁奖典礼和“刘心武主题演讲会”，我有幸陪他参观、喝茶、聊天、会友等。



刘心武在慈溪

## “我支持吴冠中的艺术观”



刘心武的绘画作品

《美术报》首席记者蔡树农兄，听说刘心武先生要来慈溪，原本打算赶过来采访。结果临了给我来个微信说，他人还在外地

参加活动，一时赶不回来，要我代为采访。我把这事告诉刘心武先生。“我们不谈文学，就聊美术吧！我主要绘水彩画，写作之

余的爱好，年轻时就喜欢美术，但不够专业啊！”他非常谦虚又温和地对我说。

我知道刘心武对绘画的眼界很高，他的水彩画很精美，很有味道。以前我目睹他绘画和题跋，为《吴耕民纪念馆》作“周巷蜜梨月也”图，也给我画了一幅“杨柳图”，我很喜欢。画的风格似弘一法师、丰子恺那一路的，简洁、明快、清雅。“我站在吴冠中这一边，支持吴冠中的艺术观，‘笔墨等于零’的观点。不反对其他人喜欢传统艺术，但更敬重创新。其实吴冠中说‘笔墨等于零’，是在陈旧传统过于讲究，没有创新意识、很压抑的背景下发出的声音。我与吴冠中以前有过很多的交往，我喜欢他的中西合璧的绘画艺术，也赞同他的艺术观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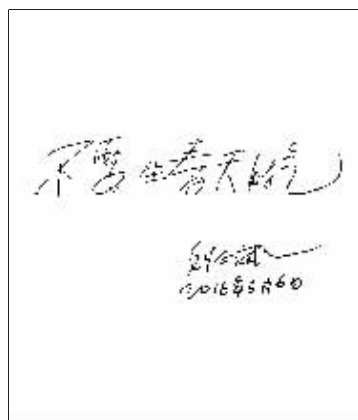
在聊谈当中，除了吴冠中，刘心武对当今绘画大家和他们的

经典作品如数家珍，如吴昌硕、任伯年、黄宾虹、张大千、徐悲鸿以及海派人物画家程十发、刘旦宅、贺友直、戴敦邦等，对我乡贤大画家陈之佛更是推崇有加。他介绍自己“以水彩画创作为主，当然也画别的画种。每年也作些画，就是绘画的产量不高。”我在他的文学作品集上看到的插图大多是他自己画的，尤其在《刘心武文萃》丛书26卷本中，可以领略他历年的画作。他曾于2009年在《上海文学》杂志开辟《十二幅画》专栏，每期发表一篇写人物命运的大散文，并配发他的创作画，可谓图文并茂。作家的画与专业画家不一样，刘先生总是说，“我不是科班的，绘画像写作一样有感而发。让搞专业的画家见笑了！”其实作家的画很有味道，配上文字点缀，使画作更文学化，回味无穷。

刘心武特喜欢弘一大师的书画，我提及弘一大师多次到慈溪五磊寺、金仙寺和伏龙寺，三次驻锡伏龙禅寺，并在伏龙山上写佛经，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。这引起了刘先生的兴趣，之后便有了他的伏龙寺之行。

视台主讲过《刘心武谈建筑》系列节目。刘心武先生对民国二三十年建造的虞宅赞叹不已，一踏进虞氏旧宅，就说这是巴洛克建筑风格，“太精致了！”

在浙东农村出现这样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群，简直是个奇迹，而它的周边当时还是农村的房子和农田。巴洛克建筑是17至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巴洛克风格的特点是装饰和雕刻色彩感非常强烈。“你看它的窗门、窗花、地板、壁炉还有天花板……”刘心武不断地叫他的助手金木赶紧拍照。



刘心武题词

得要命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。这后来被世人称为“梅耶荷德定律”。

此时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白纸，刘心武在上面题写了七个字：“不要生春天的气”。

结束参观时，小姜要我填写一个单子，并签上来访者名字。当我写上“刘心武”三个字时，小姜突然说：“哇！那是刘心武先生？你不会骗我吧！”我说，“哪会骗你。”她急忙放下手中话筒对我说：“帮我与刘心武先生拍个照片吗？”这时刘心武先生已走到门外了。

我就在王阳明故居大门口为小姜与刘心武拍照留念。很快在小姜的微信朋友圈上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：在雾霾重重的日子里，有了些许阳光——见到刘心武老师，请允许我炫耀下。

# 七旬老翁绘出家乡版《清明上河图》

## ——记北仑农民画家顾文洲

本报记者 周燕波  
通讯员 陈红

在北仑新碶，有一位名叫顾文洲的老人，今年75岁。退休后，顾文洲凭着爱好和兴趣自学绘画，10多年来竟画出了200多幅散发浓郁乡土风情的画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5年前，他创作了一幅反映明朝中期北仑柴桥风土人情的大型水彩画《大明中期柴桥文化盛世》，这幅长2米、宽0.7米的水彩画卷细致地描绘了古代柴桥的历史风貌，被当地人称为“柴桥版《清明上河图》”。听说老人今年又完成了一幅反映新碶老街风情的大型画作，于是慕名采访了他。

## “赤脚医生”退休后拿起画笔

顾文洲的家在新碶街道海棠社区的外洋新村，这是一个老小区，顾文洲二室一厅的房子陈设很简朴，但是一进门，墙上挂着一幅幅朴素、工整的画很是吸引眼球。老人的“画室”就设在阳台的一角，那张简陋的小方桌就是他的画桌，桌子上方搁着一只人造革箱子，里面藏的是他的“宝贝”：一张张画稿、一大摞获奖证书，还有画画的参考书籍及工具等。老人没有上过一天的美术专业培训课，也没拜过一天的师，但十年来，顾文洲就在这几尺见方的小天地里创作了上百幅作品。主要作品有《民间婚嫁图》《儿童玩耍图》《三十六计》《民间庙会游行图》等，还有不少插画作品被收录进《甬上风华——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》《浙东古镇——柴桥》《港城文脉》《柴桥老味道》等书籍。

顾文洲原来是北仑柴桥芦江村的村民，1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，因家境贫寒，他只读了4年书就不得不辍学务农。后来，他跟村里一位老医生学医，掌握了一点医疗技能，就在当时的农村合作社里当“赤脚医生”。虽然每天忙得昏天黑地，但为了生计，这个工作他一干就是30多年。

60多岁时，他终于离开了乡村医生的岗位，回到家中。一下子空闲下来，顾文洲心里有点空落落的，于是，他想起了一直埋藏在自己心底的一个爱好：画画。

老人说，虽然没有受过一天的美术专业训练，但从小就爱画画，“读小学时我出的黑板报常常受到老师表扬。”他认为，自己身上的美术基因可能来自母亲和外祖父。他记得母亲擅长绣花，还能熟练描绘各式各样的绣花样。他问母亲从哪里学的。母亲告诉他，他的外祖父就画得一手好画。

“六十岁学跌打”。顾文洲刚开始学画画时，周围的人都不理解：“年纪一大把了，还学什么画画呀，一个退休老头还能画出啥名堂？”顾文洲却不管旁人的讥笑和调侃，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一圆画家梦。

于是，顾文洲买来了画册、颜料、画笔等，开始自学绘画。起初顾文洲以临摹为主，主要是练习勾勒轮廓，用铅笔画一些简单的动物或风景画，后来，他学着用水彩颜料和彩色水笔作画，并在临摹画作时即兴发挥，添加自己的构思和内容。几年下来，他的画技越来越熟练，画的内容也开始像模像样了。

谈起《大明中期柴桥文化盛世》，顾文洲介绍，许多年前，他曾经看过一本书，里面有一幅反映明朝中期北仑柴桥风土人情的画，让他印象深刻。这本书后来找不到了，但他心里存下了一个愿望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把柴桥曾

经的繁华景象画出来。为了画好这幅图，老人预先做了不少功课，查阅史料、一趟趟地实地寻访，还向柴桥当地的高龄老人打听旧时柴桥的民情风俗，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才开始动手。几易其稿后，《大明中期柴桥文化盛世》大型画作在2011年终于宣告完成。画中，建筑、人物、山水、草木等细致生动，看过此画的人无不称道老人精致、细腻的画技。后来这幅画被柴桥街道收藏。

2011年8月，“画心不泯”——顾文洲农民绘画作品展在宁波群星展厅展出，共展出《明中期柴桥文化盛世》《民间婚嫁图》、《儿童玩耍图》《民间庙会游行图》等40多幅散发浓厚民间生活气息的作品，一时轰动甬城。

从此，顾文洲在北仑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乡土画家。一位在柴桥某校当英语教师的伊朗人听说顾文洲的故事后，慕名而来，他跟顾文洲合影，一起吃饭，还拿着摄像机跟踪拍摄其创作绘画过程，说是要把顾文洲的故事介绍给伊朗的亲友。

## 看到我的画就像看到老街一样

2007年，顾文洲把家从柴桥搬到了新碶。日子一长，他对新碶的街巷店铺也非常熟悉了，尤其是新碶老街是他每天去菜场的必经之路。老街上有几百家商铺，有服装店、电器店、理发店、小吃店等。“聊天中，我知道这些来北仑创业做生意的人来自五湖四海，其中有不少还是少数民族同胞，我觉得天南地北聚在这数里打拼很不容易，于是就萌生了画一幅《新碶老街风情图》的念头，想反映新老北仑人和谐相处、各族同胞携手创业的精神风貌。”

然而，两年前，顾文洲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症，左手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，顾文洲觉得自己再不抓紧画出来，也许过几年病情加重更加不能画了。于是去年春节过后，顾文洲每天去老街转悠，把那些店铺、巷子、树木等一一记下来，回到家再把它们画在草稿纸上。

我们在顾文洲家里见到了这幅长2.35米、宽近1米的大型画作。画中街巷迂回、河流穿行、商铺林立，还有川流不息的车辆、行人等，令人目不暇接。画中的物、有购物的，叫卖的，闲聊的，赶路的人，垂钓的……细致入微，栩栩如生。更有趣的是，他在画里还把每一家店铺的名称作了标识，因此这幅画几乎成了一张新碶老街的立体地图。“这些店铺的店名是我一家家来看记下的，一共有450多家店铺。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我的画就像看到真的老街一样。”

顾文洲说，因为受疾病困扰，这两年左手颤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，因此这幅画的创作进程比起《大明中期柴桥文化盛世》艰难了许多。《新碶老街风情图》完成后，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位患帕金森症的老人之手。有人又把这幅大型风情画称为“新碶版《清明上河图》”。“总算在还能画的时候，把它完成了。”顾文洲说着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在顾文洲的桌子上，放着一叠铅笔勾勒的白纸画稿，里面是一些旧社会的人物和景貌。原来，这是顾文洲正在创作的《民间三百六十行》。他介绍，民间传统的行当随着社会的变迁，有些已经失传，他希望通过绘画的形式唤起人们的记忆。画中的老行当有“磨刀师”“制木偶师”“制秤师”等，他目前已基本完稿，正在配写解释文字。计划装订成册，成为对过去生活的一份追忆。



顾文洲讲解自己的画作 (周燕波 陈红 摄)

## 周汝昌点赞“种桃培杏满园开”

“我是周汝昌的弟子，也可以说是他的忘年交。周先生前几年刚离世，享年95岁，高寿啊！”刘心武如是介绍自己的另一层身份。

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，新中国研究《红楼梦》第一人。周汝昌一直力挺刘心武，曾作诗为他点赞：“新红绿倩谁谁裁，一望荒原事可哀。可喜春风吹又到，种桃培杏满园开。”在周氏红学论渐渐淡出之时，刘心武的出现打破了红学界的学术垄断，扩大了红学研究的范畴，对红学的普及化、大众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。

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主讲“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”讲座时，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，既有“骨灰级粉丝”，也有人表示不喜欢，甚至是反对、憎恨。在争议声中，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的系列讲座累计播出61集。

而更富戏剧性的是，在刘心武《揭秘红楼梦》签名赠书新闻发布会上，突然出现了不少爱好红学的女大学生，她们身上贴着电光纸帖——刘心武老师！您的“骨灰级粉丝”。看到“骨灰”二字，刘心武开始有点紧张，似乎被“吓”着了。“这是年轻人的

网络流行语言吧，呵呵”，随即反应过来。

我后来专门问刘先生，“除了鲜花掌声，面对质疑、反对他的红学观点，如何处置呢？”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包容、宽容。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才正常。”他说，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有一位苏联戏剧家叫梅耶荷德，他重新定义了艺术家成功的标准：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出来了，如果所有的人说好，表明这个作品彻底失败了；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不行，那也是失败了，但是还算有特点；如果反响强烈，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，另一部分人恨

## “是刘心武先生？你不会骗我吧”

在颁奖典礼之前，刘心武先生参拜伏龙禅寺，传道法师悉心安排、热情接待，说是刘老师的“粉丝”。是啊，陪刘心武先生一路参观，都会碰到他的“粉丝”，突然被要求签名和合影留念的事常发生。

去余姚王阳明故居前，刘先生再三关照，“不要惊动那里的领导，我们就悄悄地去拜会

‘心学宗师’王阳明。”不联系，我很是担心怠慢刘先生，联系又怕违背了他的“关照”，“联系”还是“不联系”，很是纠结啊！

午饭后我还是偷偷地给余姚市委统战部工作的周斌兄发了个微信，周斌兄乃宣传部副部长，私底下布置了任务，还准备了讲解员。等我们抵达王阳明故居大

门口，讲解员小姜早已等在那里。她领我们先到贵宾室观看电视片《王阳明》，通过视频了解“三不朽”的王阳明生平事迹，体悟王阳明慷慨悲壮的生命历程。小姜讲得很认真，刘先生听得很仔细，总是会提些问题，有时会让小姜答不出来。可能她会暗暗思量，这老先生的问题可真多啊。